

贾平凹自选集

长篇小说卷

逛山·妊娠

作家出版社

贾平凹自选集

2 长篇小说卷

妊娠·逛山

作家出版社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妊娠·逛山

作者：贾平凹

责任编辑：白连国

装帧设计：苏彦斌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**电话：**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295 千

印张：13.5 **插页：**6

印数：46, 200—56, 300 册

版次：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第 5 次印刷

ISBN 7-5063-5066-6/I·565 (平)

ISBN 7-5063-0572-0/I·571 (精)

定价：12.80 元 (平)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贾平凹简历

贾平凹，陕西丹凤人，生于1952年2月21日，毕业于西北大学，从事过八年文学编辑工作，现为西安市文联专职作家。作品甚丰，其中长篇小说《浮躁》曾获第八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，中篇小说《腊月·正月》曾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短篇小说《满月儿》曾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散文集《爱的踪迹》曾获首届全国优秀散文（集）奖。另，曾获国内大型报刊优秀作品奖三十余次。数部（篇）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及大学教材，十部作品先后被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及舞台剧上演。在海外被翻译出版的有英、法、日、德及港台繁体字等多种文本。



一九八七年摄于漓江



同費秉勛先生一九九〇年攝于西北大學



同漢學家李歐梵先生攝于美國洛杉磯

四十岁说（代总序）

无论中国的文学怎样伟大或者幼稚，事实是我们就在其中，且认真地工作着，已经不止一次，十次八次，说过许多追求和反省，回过头来都觉得很坏。作家实在是一种手艺人，文章写得好，就是活儿做得漂亮，窗外的空地上有织网套的，斜斜地背了木弓，一手拿木槌弹敲弓弦，在嗡嗡铮儿的音律里身子蛮有节奏地晃动，劳动既愉悦了别人，也愉悦了自己，事情就这么简单。如果说，作家职业是最易心灵自在，相反的，也最易导致做作——好作家和劣作家就这么分野了。——目下的现实里，甚多的人热衷于讲“世界”，讲到很玄乎的程度，如同四个字的“深入生活”，原本简单普通的话，没生活拿什么去写呀，但偏偏说得最后谁也不知道深入生活为何物了。还是不要竭力去塑造自己庄严形象，将一张脸面弄得很深沉，很沉重；人生若认作荒原上的一群羊，哲学家是上帝派下来的牧人，作家充其量是牧犬。

文坛是热闹场，尤其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期，贾母在大观

园里说过孙女们一个与一个都漂亮得分不清，在化妆品普遍被妇女青睐的今日，我们常常在街头惊叹美女如云。文学上的天才和小丑几乎无法分清，各种各样的创作和理论曾经捧得我们精疲力竭（一位农村的乡长对我说过，落实层层上级的指示，忙得他没有尿净一泡尿的时间，裤裆总是湿的）。忽然一想，许多的创作和理论，不是为着自己出头露面的欲望吗？它其实并没有自己大的志向，完整的体系，目的是各人在发表自己的文章而已，蝌蚪跟着鱼儿浪，浪得一条尾巴也没有了。

供我们生存的时空越来越小，古今的，中外的大智慧家的著作和言论，可以使我们寻到落脚的经纬点。要作为一个好作家，要活儿做得漂亮，就是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，这态度不仅是自己的，也表达了更多的人乃至人类的东西。作为人类应该是大致相通的。我们之所以看懂古人的作品，替古人流眼泪，之所以看得懂西方的作品，为他们的激动而激动，原因大概如此，近代的中国史上一句很著名的话：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进而发展的在文学史上只能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说法，我觉得哪儿总有毛病发生。文学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，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要借鉴的，无论古人与洋人。中国的儒释道，扩而大之，中国的宗教、哲学与西方的宗教、哲学，若究竟起来，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，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。问题是，有了一片阳光，还有阳光下各种各样的，或浓或淡，是雨是雪，高低急缓的云层，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形态和美学。这就要分析东西方人的思维了，水墨画和油画，戏曲和话剧，西医和中医。我们应该自觉地认识东方的重整体的感应和西方的实验分析，不是归一和混淆，而是努力独立和丰富，通过我们穿过云层，达到最

高的人类相通的境界中去。“越是民族越是世界”的言论，关键在这个“民族”的是不是通往人类最后相通的境界去。令人困惑的是理论界和创作界总有极端的思潮涌起，若不是以中国传统（实际上很大程度并不是中国传统）的一套为标准，就是以西方的作规则，合者便好，不合者便弃，制造了许多过眼烟云的作品，又是混乱了许多的创作不知所措。或许也偏颇了，我倒认作对于西方文学的技巧，不必自卑地去仿制，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，形成的技巧也各有千秋。通往人类贯通的一种思考一种意识的境界，法门万千，我们在我们某一个法门口，世界于我们是平和而博大，万事万物皆那么和谐又充溢着生命活力。我们会灭绝所谓的绝对，等待思考的只是参照，只是尽力完满生命的需要。生命完满得愈好，通往大境界的法门之程愈短，如果是天才，有夙愿，必会修成正果，这就是大作家的产生。

在美国的张爱玲说过一句漂亮的话：人生是件华美的睡袍，里面长满虱子。人常常是尴尬地生存。我越来越在作品里使人物处于绝境，他们不免有些变态了，我认作不是一种灰色与消极，是对生存尴尬的反动、突破和超脱。走出激愤，多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来，幽默由此而生。爱情的故事里，写男人的自卑，对女人的神驭，乃至感应世界的繁杂的意象，这合于我的心境。现在的文学，热衷于写西方气质的男子汉，赏观中国的戏曲，为什么有一个“小生”呢，小生的装扮、言语，又为什么是那样，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古老的中国的味道如何写出，中国人的感受怎样表达出来，恐怕不仅是看作纯粹的形式既定，诚然也是中国思维下的形式，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，他们成功，直指大境界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，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。

我是一个山地人，在中国的荒凉而瘠贫的西北部一隅，虽然做够了白日梦，那一种时时露出的村相，逼我无限悲凉，我可能不是一个政治性强的作家，或者说不善于表现政治性强的作家，我只有在作品中放诞一切，自在而为。艺术的感受是一种生活的趣味，也是人生态度，情操所致，我必须老老实实生活，不是存心去生活中获取素材，也不是弄到将自身艺术化，有阮籍气或贾岛气，只能有意无意地，生活的浸润感染，待提笔时自然而然地写出要写的东西。

还是寻出两句话吧，这是我四十岁里读到的，闷了许多日，再也不可能忘掉的话——

之一，是我跟一位禅师学禅，回来手书在书房的条幅：“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。”

之二，夜读《八大山人画集》，忽见八大山人，字个山，画像下几行小字：“𪛗⊙咦，个有个而立于一＝≡≡×之间也，个无个而超于×≡≡＝一之外也，个山个山，形上形下，圆中一点。”

目 次

四十岁说（代总序）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妊 娠

第一章 美好的侏人	3
第二章 龙卷风	11
第三章 故 里	55
第四章 马 角	124
第五章 瘡家沟	149
后 记	188

逛 山

美穴地	193
五 魁	238
晚 雨	296
白 朗	364
后 记	422

妊 娠

第一章 美好的侏人

清晨，村口静悄悄的，一片霜。由西而东的经过这里的大官路上洁白，坚硬。落叶和草屑都潮湿了，风里托浮不起。骡马粪，一字行儿地遗在路中，以为是软软的，用脚一踢，硬，脚被弹回来。哭不得笑不得地十分难受。就在官路与村口交汇的一株香椿木树下，横着条麻袋，一个侏人靠坐着勾起头一点一点，像念经一样，他已经睡着了。村子里几乎全体的男侏人，在炕上一掰开眼，伸手朝楼板上吊下来的柿子串上摘两个三个吃了，就完成了早餐的工作，再吸一袋草烟，心平气和地去山地上劳作了。因为这是一群侏人，他们的锄板挺大，锄杆却极其短，走起来四肢划水一样欢动，且左右摇晃不已。他们也看见了香椿树下的麻袋，和麻袋上打盹的侏人，觉得好笑，小小的戏谑之心上来，蹑手蹑脚地靠近去看侏人的睡相。睡相丑陋，牙齧着，垂流涎水，特别大的鼻子下两个鼻孔呈椭圆形。村人就将一小撮枯草插在里边。捂着自己嗤嗤发笑的嘴闪开，轻轻说：“大鼻子为了他那口井，太劳累了！”就身心满意，散去了，各

执其事。

大鼻子的侏人一直没有醒，在宁静的落霜的冬晨，暖和和的太阳开始照耀在了身上。

这侏人确实是疲乏不堪。十多天里，他忙活着凿门前的水井，井口开有筛子粗，深度已经到达十五丈，还没有见水。整个夜里他将从井里掘出的土石挑到村外硷畔去，黎明经过村口的香椿木树下，发现了一只狼卧在那里。他跑不动，也明白一跑动起来狼就会随之追来，便强撑了胆量，将挑笼筐的扁担嚅嚅地挥转着圆圈，但是狼并不惧怕，甚至没有动静，这使他吃惊不小，遂又深感疑惑。缓缓挪将过来，才看清原来是一个麻袋。

“谁将破麻袋放在这儿了？”他松了一口气，很快为自己刚才的举动大觉羞辱。“现在哪儿会有狼呢？多少年里狼早绝迹了哩！”

侏人用手摸摸麻袋，鼓囊囊的，似乎里边全装有草料。就坐下来拿他的火链磕碰火石，欲明未明的晨曦中，有了飞溅的三粒火花。后来就点着火绒，吸起烟。

人是不能享乐的，侏人吸过三锅烟后，果然堕落，从心脏、胃和肝部的某一部位泛上来一股污浊之气，使他舒服地“啊”了一声，眼皮觉得十分沉，想瞌睡，就瞌睡了。

村子里一时杂乱开来，游狗在追逐疯咬，鸡在叫。女侏人们用篦梳篦下一些头虱后，端了尿盆在门前的麦地里泼，后来就提了芋头在门槛处刮皮，弄出一脸一胸的白粉点。狗已经不叫了，立等着孩子们下炕后在院子里的第一泡尿，吃罢了还伸出柔软修长的舌头把屁股眼舔得干干净净。

这时候，得得的骡马蹄声从大官路的那一头传来，如地心

在敲鼓。麻袋上的侏人苏醒了。他惺忪的眼睛看见跑来一辆骡马车。前边的是两匹马，驾辕的是一头骡，滚圆膘壮，喷几团热气，那身上飘拂的热气在冷气中变为水珠，又变为冰花。车上却是空的，驾车人，一个老头，精瘦如柴，满头都是汗水，脸色蜡黄地跳下来了。

“乡党你好！”老头对着侏人笑，问候十分殷勤。

“好，好！”侏人说。

老头却迅雷不及掩耳地抓住了麻袋，甚至已经死死地抱在怀里了。

“这是你的麻袋吗？”侏人问。

“当然是我的！”老头凶狠狠地说，使侏人觉得诧异。“麻袋是装在车上的，遗在了这里，走过二十里了才发现丢了。当然是我的！”

侏人好笑，很有些瞧不起他的样子说：“是你的你拿去吧，犯得着那么厉害吗？”

老头并没有答话，背过身去打开麻袋，似乎在清点着数目。转过身来的时候眉目竟是那么和蔼可亲，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几乎腿软下去，要给侏人下跪了。

侏人忙扶起他，说：“有什么谢的，一条破麻袋子。”

老头却诡诡地笑，说：“你瞧瞧。”

一麻袋的钱币，一百元一捆的，新崭崭的一万五千元巨款。

侏人顿时是傻眼，眼前的世界为之改观。自己的老婆，比自己更矮的女侏人，每日清晨打开鸡棚捏住十二只母鸡捅屁股试有没有蛋要生下来，鸡屁股就是钱库。这一万五千元钱票他没有见过，做梦也没有梦见到。这买盐，该买多少呢？买孩

子吃的洋糖……

他真有些悔恨，怎么自己看到这条麻袋而没有想到麻袋里装的是巨款呢？这怪精灵的老头，竟想出在麻袋里装钱为伪装！为什么自己见了麻袋就会瞌睡了，专门是来守护巨款的嘛？！

他木然地接住老头递过来的一根纸烟，看着把麻袋抱上车去，三匹骡马就十二条蹄腿翻碟似地远去了。

首先是在路旁扫落叶作柴火的一个侏人看见，后来是更多的侏人跑近来问情况。

“是一麻袋钱，一万五千元。”他说。

“天呀！你就全交给他了？”

“啊。”

“啊？！”

侏人将火链和烟袋在腰带里别好，鼻孔是痒痒的，一摸还粘有草。旁观的侏人也没有取乐他。他挑着笼筐回家去，操心井里挖出来的那些土石。

有人立即迅跑至山地，将消息传播给了劳作的侏人。劳作的男侏人回家又耳语给村中的女侏人。村中就骚动了，男侏人便怨恨自己没有拾到这麻袋，又讥笑打井的侏人没福，又愤愤不平赶车的老头竟没有送给拾麻袋者三分之一的钱，甚至二分之一的钱！他们就联合起来，几乎是不需动员，跑步从大官路向西去追赶那辆骡马车。

女侏人们则到打井侏人的家来。白天里，侏人已经下井掘凿了，她们在井口上叫侏人上来，安慰他，说许多同情的话。这侏人是很穷很穷的家，穷得和她们一样的穷。高高的门，门环安装得很低，锅台后，土炕下，都修有石砌的台阶。一嘟子包米棒子吊在大梁下，为了防止老鼠，吊绳上系了偌大一束荆棘。